

養素堂文集

養素堂文集卷二十三

荃威張 澍介侯

碑銘

伏羲畫卦臺碑銘

有序

粵自虹光遶瓚胥之洲雷澤履威仰之跡仇維遂誕夫白
髮幾矩爰握於蒼牙牛首龍身山準日角渠肩遼掖竅目
珠衡孕十有二季靈符亥歲長九尺一寸號紀蒼精姓沿
燧氏之風王繼木德之震全別成宿世應有句望廣視專
道同元氣天應以文章鳥獸地呈以河洛圖書於晷探陰
陽之微順性命之理通鬼神之德類萬物之情三畫成八

極法五行正八風飭啟爰帝之連山襲遂皇之瑞籙至今
成紀之地傳有畫卦之臺焉想夫仰觀俯察原始要終章
往察來窮頤極動贊之以鬼道筮之以神蓍六十四而重
一十八而變卽以先心退密竅雖絕傷家國之理明君民
之別厚十言旣侖六爻復申觀先天之圖詎小成之事哉
吾見汁五緯以順則迴五氣以調元八節建而順逆昭百
賄平而災惡志迎日推策甲子配乎幹枝旋蓋合規星辰
籍於躔舍蟠甲布川原之勢五色蜚文烏明奠州土之封
九部辨佐此卦之通乎天地也陽初爻紀律法載烝灼土
爲墳紉桑製瑟合五音之正驗六呂之符大本扶疎人安

於鎮靜離徽駕辯心返於潔清素女爲之戚悲身修性理
朱鳳於焉翔舞靈蓬功昭丕基雅歌超鱣先之圭水網罟
高詠肇邗天之豐年此卦之洽乎聲音也二十四之消息
既通三十二之草木遂易曰抵於策氣配乎爻統定以三
圓穹麗佐邇推夫五上相咨民歲起甲寅春夏秋冬以合
序木盛辰非東西南北而知方萬物當期三百六十兩儀
定度萬有一千邁軒轅之璣衡聲諧律本軼顓頊之章莛
數紀秣元此卦之協乎歲時也卽其效鰲弧而旼漁興化
蠶桑而布帛賴亾氏俞命犧牡馨薦於羣祠媒妁聯情儷
皮朮昭於含姓聚銅鑄九棘幣畱畝之文拯柱製九鍼

疋洞脈筋之理服牛乘馬草鞵重引於堪輿稽夫代繩龍
章遠紹夫夔會此卦之利于器用也而且絀明開意拜宛
夔而噉詞禦敗逵懷命襄修以爲理六佐輔治木兵土九
宮之營太岱升禋玉瑞隨六蜚之駕老極而垂皇策續效
羣龍靈飛而受廣成卜歸六甲迨至慮妃殞洛潒遂壇禪
於伯牛巴人祀乘釐知世延於咸鳥女希補鈞霄以鍊石
雲絡而白螭前奔高密得玉簡以鬣河珠明而青犬行吹
可不謂功際鵲落烈契黃墟道德上通智故潛滅者乎嗟
乎難濱四營夢予襁於牖里贊述十翼磨漆誓於緇林况
春皇通靈昌之成而盡事表計寶之秘太初太始太素剖

太極而渾淪六佐六崑六宗隨六書而治察瞿欽規夜遯
匪增複卦以敷文寶鼎溫星絕瑞援靈門而朝帝今日者
宛丘炭嶺誰問太暉之墟南郡荒遐尙存庖王之廟試泳
游於蔡水暨靈龜知啟苞符乃登鹽乎秦川篆雪痕宛如
畫字豈徒告民示始傳教升臺於寅時曾記鑿度名乾邇
著箬圖於乙冊銘曰

予黃初剖法度未章八鴻胥闡萬象包藏人帝出世枕繩
寢方伏別義獻承父雄皇教太十言樞應一畫遠物近身
規天矩地日月以明乾夷不壞旋復易威斟元體泰瑞圖
因燧中天肇農紀衡合德殺秋約冬事無嚶喋心乃虛公

八神金版四兆玉弓遐矣成紀時茲卦臺三陽川抱十月
神來洞猶名馬車孰聞雷里近石蜀陵遠風堆紫泥雲連
朱圉星映嶠冢前屏空桐後鏡沔澶南奔涇渭北亘神母
虹消巨人迹迸庸成冊府祝融營丘荒醒恠夢四徹九頭
蒼精遺蹟白日高秋鳧山陳國圻會其休

石泉縣禹穴銘

有序

司馬遷有言上會稽探禹穴張晏云禹葬會稽上有孔穴
民間云禹入此穴吳越春秋宛委之山中有一穴不見底
謂之禹穴酈善長水經注云會稽山東有剡深不見底謂
之禹井來游者多探其穴紹興舊圖經云宛委山爲禹穴

鄭魴序元禎爲銘又云飛來石下爲禹穴是藏書處洪景
盧云禹穴有二處其一在告成觀上窆石尙存其一在禹
廟十餘里名陽明洞天禹嘗治水投玉簡于此鄭尙夫云
山陰有禹穴黃帝藏書之所禹得水經于穴按而行之獨
明人楊慎云蜀之石泉禹生之地有穴深杳人跡不到古
碑刻禹穴二字李白所書曹能始四川名勝志亦同是說
余以爲軒皇鑄鼎湖縣畱蹤而嵯峨亦有虞舜耕田歷山
讓畔而濮陽亦然禹之石穴不妨越蜀皆有之也爰爲銘

曰

剗兒坪古娶婦邨荒石穹石紐石泉之鄉西穹西甃西王

之堂舉人逃遁捕者悚惶畏乃神靈敢爾披猖忪惺一夢
滌濯三光山川重秀天地不亢若有人兮跨策駃騠牟追
龍裳山黻予圭頌儀黼黻綬施離迷瑰依修母鼓駭攸妻
愛子呱呱良臣栖栖神女雲散聖姑鬢低泥印亭埃書畱
會稽今也不佞空穴廣廣鳥訕欽鵠景問罔兩草翳帝休
蛇蟠王莽感噫乖舟悲傷息壤星霞劍沈霜銷鐘響憶八
載之勤勞兮想三門以惆恍登高丘而屑涕兮烏知咎俯
而山仰

成都府禹王宮碑銘

有序

夫不能宣贊幽明變化不測者不足謂之神不能包括宇

宙垓圯無垠者不足謂之大不能翊輔景卿謐安荒甸者
不克全夫文歪不能焦灼支體屏絕旨甘者不克任夫勤
儉不能澄固羣命挺捫罔萌者不克擴夫仁慈盱衡燧軒
之朝商摧伊媯之代柄靈撫類括真象乾紆堯舜憔悴之
顏發英呈寶扶康回傾折之柱灑沈澹菑其惟夏后氏禹
乎觀其感鼎吞珠駟生石紐戴鈴懷斗夢潯河流十二歲
司空十三季在外濁水得綠簡臨洮獲黑書宛委發黃帝
之符空巖受伏羲之箴控風雨之龍馭則鄖哀范成鑠淮
渦之支祁則庚辰童律震汨既止泉源乃通龍曳尾而圖
呈龜負泥而書出蹶蹶之獸振鬣能言蜚菟之驄翔風遠

至光如日月山剖赤碧之圭鼎鑄雌雄鴈享陰陽之卜召
百神而問司金司命盍其富季見六子以來兮女瑤姬助
其導捭梓伐尼陳而童子伏熊化轆轤而夫人慙然後登
鍾阜而解髮陽紆封金函而檢印兮都黃蚪負舟等螭蜺
而不變青犬行吠竟庖皇之相逢是其禹之神也若其律
度處身韶鐸省過好學不已敏給有爲以墨如務鮒大成
擊西王國爲之師以狂章鴻蒙鳥木田犁盧氏爲之佐又
得杜業旣子施黯然湛輕玉以詢謀復有咎繇化豔橫革
直成之交以集思從東里槐之責約法三章延伯夸父之
亂紹封四嶽聚來瓦礫詎希民知鬱起雲煙乃膺帝薦不

以黃能之殛而墮志袒媛之姍笑徒勞不以予圭之錫而
矜能阜旂之推讓可挹肅祠上帝歸功于九天稽首次階
遜勞于三子褫衣而入裸國陋俗可因焚甲以徠遠夸威
稜不尙振轡蘭風之上思戡景于無爲涉身沮洳之中憂
阻飢之艱食是其禹之大也然且操蘂垂執橐相輕拋尺
璧愛惜寸陰沐雨櫛風斬高橋下皇皇焉簪墮不擬冠挂
不顧履遺不躡也汲汲乎饋不暇食寢不暇安樂不暇聽
也遂乃斯二渠疏三江適四溟辟五湖察六厓度九山通
十二渚因之開峽口隔伊闕選底柱破碣石泄流沙淩弱
水隄防彭蠡過門者三敬呱呱而弗子乘載有四狐綏綏

以遺妻手不爪脰不毛容色于以黎黑數不通步不過支
體爲之偏枯况乃輟饑狄之旨酒無須海島之喻冠御襪
襖之菲衣不假渠按之珍服凡青羌赤岸寒咎炎丘扶桑
攢樹黑齒交趾一背三面之鄉無不至及胜膺格朋殖殓
剽恣沙鉢湛滯斥鹵墳塹泥塗丘陵之土無不釐定千八
百國咸蒙土姓之頒肇十有二州遂窮章亥之步此其禹
之勤儉也若其上綱下紀左準右繩籙响嶠之奇文刻匡
廬之古篆樂成英列扶登與后夔諧聲秣始甲寅伯封其
昭明紀歲雞彝龍勺漸有藻粦蒔席髹盤頗事麗飾綢練
錦簾宮室之制備巖俎銓衡耳斛之器修山海疏經又作

岳瀆小正頒令復讐坤乾于是誅後至之防風二臣貫刃
把予宮之瑞令三苗舞干攻曹魏而伐屈驚玉帛之委輸
萬國誅相繇而桎貳負帝臺之高廣三沮石怪木妖則天
老肅兵苦雨頑雲則瑤姬授策驅龍蛇如羊豕鋒刃劍以
星辰襲毒廊清氛稷蕩掃不逢不若山林之魑魅皆空無
害無災江海之龍鼉爲渡此則禹之文菴也况乃市采臚
言燕豐饗祀好緣而惡駟尙信而貴忠泣舉人而下車五
罰何恕式耕耨以憑軾十室敢輕爲道德之士存仰山俯
谷慮驕汰之時佯矇誦史箴航海梯山九夸賓服舉陶薦
益百神來臨雨稻雨金貧以之富聲鐘聲鼓寃以之申鑄

歷山之錢拚躡危困揮漩淵之貝通化懋遷民自無翺感
八風以循順土固有沃衍百穀之登豐天地平成人飲則
鸞漿神鱗禽獸逃匿藪集夫青鶴朱鸞此則禹之寬仁也
吾觀演龍德以協天人亟鈞石以貽孫子秉君人之大帛
竭事主之精誠孚愛民之惠心施治世之懿軌所由勲肩
二帝功冠三王縣玉兔而飛盒烏縈九陽而承七表與迨
乎會稽東巡不返陽城之駕桐棺夕掩仍畱寔后之封鳥
耘象耕望九疑而疑釋薨非舜草配五德而德明乃知天
下爲家非德衰而傳子萬世永賴詎聖域之未優尼父然
其無閒公子美其不德自圭之言愈實誕墨翟之師儉仍

誣游海濱者藉餘糧以爲藥觀河洛者免其魚以興歌誰
竊寶書雀銜包山之笱鼓琴命字颺息溟海之波豈非赫
矣神靈顯哉丕續極蒼昊而契黃爐著盛盂而鑄金石難
以揣測末由形容者乎系之銘曰

慧吞修巳背剖姒氏共震洪流空桑薄爾絲嗣吳刀羽淵
殛矣高密十二克成父志獨建元功是惟大智綠縑披經
蒼水歎使天由是成地以之平任土作貢約已孝神栢高
雖避奇封是迎巳子之國斧鑿畱痕攸女之洞伯姊駐軒
黑水波靜巫山雲屯刑此白馬督乃黃牛填德覆釜餘杭
棄舟心勦五岳形療九州想像荒坪來尋深穴梁非古梅

碑猶唐碣台桑路遙息壤悔竊載念奇功能抑下鴻珠來
亥旣神降祝融堯風仍弱舜曰再申彼李冰之選離堆兮
尙血食于庸部洎文翁之啟湔江兮亦祠禋于蜀土矧文
命之訐謨濫六合與八區奏九夏以侑薦列九旆與四珞
烏知一沐三握髮兮乃見八載之鴻模

伯夸叔齊墓碑銘

有序

渭源縣朱大令鳳翔修清聖墓徵余文爲碑志之

中心無違之謂仁獨行其是之謂義惟仁也故能篤橋梓
之恩惟義也故能嚴堂廉之分若夫持介志抱幽情扶忠
孝之綱常起頹懦之廢疾與左而鄉人若浼有道而偏伯

是依吾於殷二士有景行之慕焉管者九井沸波安登育
后率之帝七歲銘藥堡上纓稷主之君姜水瑤源千率不
竭墨胎箸姓永葉相承蓋自天乙析封離支建國異檀君
之降樹紹列山之遺芬厥後剖節訛傳夜郎襲南土之舊
俟汾念祖烏釋長朔方之雄山於世德敲靡精英淳耀者
也想夫瑤版絢采求者諛臣玉馬違邦逝矣賢士蜂旗電
掃魚甲土崩天智君燔輕吕后膏雖屬殷命之訖毋亦周
德之衰胥餘被髮竟奔朝鮮微啟牽羊甘抱祭器而獨指
斥揚夢譏姍割牲不畏左右之兵先定輕重之志是聖人
之剛正當子朝徂謝伯僚居尊去千乘之家國伯海濱之

布衣心似波清遜猶藥采不辱身不降志視富貴如浮雲
不聽聲不視色坐衣冠於塗炭是聖人之高亮不假辭於
匪人固縈念於舊惡仁即求得怨是周希商容雖辭三公
而有馮馬逐之叛膠鬲亦期四內復爲就官列之盟待天
下之澄清同長者之掩失是聖人之廣大迨至其頭埋書
宣室拘王相視而笑忍漫吾身北至首陽西望商邑痛六
七王之不作宗廟丘墟恨二大夫之皆非功名土苴殺伐
邀利孰與敬祀之無祈阻兵保威何若盡信之樂正避以
潔行不事於世是聖人之公忠爰乃登彼伯歌耻食其粟
采薇聞摩子之難絕食感淑媛之言殷甲子永懷不忘周

草木從此長棄雖使貝朋見賜難挽逸民之心况復蒼天
見憐豈貪白鹿之肉何三季之不變竟七日以告終齊景
無名空擁千駟盜師死利疇興一哀可知死乃其生餓猶
之飽是聖人之貞介夫其峻節邁乎流俗穆行合乎古初
遭治世不避其任處亂邦弗爲苟存稽黃圖而溯農教歛
虞禮而思夏績有君人之大卡履脫榮名有報主之小心
土安衰命聞養老西伯不妨歸來見木主東行是行大諫
鄙三等之要誓正萬世之君臣非徒獲其親安其弟美其
身得其名也是以龍躡素王稱爲仁者鷹揚尙父號曰義
人任如阿衡應撫心於五就孝如姬且定失色於三分豈

直齧缺被衣辭生雲之棟許由巢父驅飲水之牛哉或謂
戊午渡河桃林歸鬻亂子在邶父師處夸奄觚竹而君之
煽小腆之餘燼安見三監協力毀室不速於鴟梟十夫同
心寶鼎何遷於邶耶不知龜毛兔角天既棄商牧羣野鴻
我安歸適又謂祿父既殪宋公始封天子有真雉回謙志
左相是拜可慰莫季郤之不恭終焉爰斃豈御龍董父事
兩朝而寡康百蟲將餉臣三代而鮮耻夫怨言且出介推
焚身於縣山讓說惡聞樊豎洗耳於潁水彼率甲食采長
子空負七十五之諫章况丙寅錫茅成湯甘隨十三祀之
朝會乎當日者中原羹沸側身烏鼠之鄉故國瓜分何心

蒲陽之坂林密山深惡不接於耳目予燭大輅夢每寤夫
君王嗚呼噫嘻忽焉以沒墓連疊卦風吹成紀之沙山接
西傾星墮朱圉之鼓豈無蛇衛誰爲吳義塗修詎有珠舍
定免張恩掘發問庭堅之禩楚國亦曩公琴訪彭鏹之墳
宜君尙存大冢前岡後道銅盤銘出於比干投刺書名墨
客禪虔於蒼頡然而句吳埋骨梅里誰尋已氏起邕濟陰
未復惟西山之石有聖人之清鬱鬱佳城遼波何虞於弱
季奕奕新廟雷首未栖夫靈魂朝市變遷予成來神馬之
夢德行累積終古報舛蠶之豐銘曰

乾坤佐奠堂陞朏尊克恭能令不疏不煩理剝數蠱黃蹇

予屯爰啟偉人倫紀飭敵蒼兕誓師赤烏流屋林旅倒戈
宵鬼聞哭臣罔知堅君反爲獨敵遇三千迴逢百六孩子
性惡父師顛隳舊社移栢陳倉鳴雞三仁淪亡二虜拜稽
嶷嶷初子叩馬嚴詆虎賁扶去餘谷猶與芑苗慰饑糜乳
捄痼穀囊誰遺葛衣載御意痛皇興身歸泉路大哉此餓
今也如生遺命岳重故土煙輕子臧後勁泰伯先聲姚風
再扇唐曰重明文鑒孤忠在慚盡善內史載圖丁戾服冕
居寵實榮罔生奎免死名廉仁莊韓好辯涓流渭潯峻峙
幽宮煌煌靈降剡剡神馮土伯巡璫木客吟松鼃蕨拳茁
螭碑字驚考少陽之古篇信兮齊爲公諡何將劔兮錫號

等天子于有鼻鴻翔兮厲操龍舉兮尙志九駮空伏兮文
塗覆舟難覓兮我思

擬鄭相國僑神道碑銘

有序

蓋聞無旋轉之手者不足建扶危定傾之功殘堅忍之心
者未能責弭疆禁暴之效況國小虜偪處隸垣而燥溼不
時族大寵多越農畔而朝夕有過其何以息陵虐而輕幣
象不焚身輯侈懷而會農莠未在戶若畏者吾于鄭相國
子產兒之矣君氏國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穆公之孫國
發之子也手文相里曰角容饒言之能文生而知肌痛心
而善事母投繯而能擇交學壺丘而坐必以季師伯昏而

兀與同席知天遠而人邇爲人愛而已恭識入夢之黃熊
夏郊不祀辯竇沈于汾水蠶胎有神浮游窺屏祀其工而
病已兩龍門洵見時門之波平是眞博物之聞人有道之
君子矣然當瘧疾赴告之季喪田攻朝之日如北宮而盜
不做討西宮而室遂分游販奪塗人之妻伯有嗜寤室之
酒子皙疆委禽于吾犯罕朔敢求伋于韓宣駟氏欲逃而
請龜伯石請命而受策朝多枿藥國乃稠殺君則焚書于
倉門枕股于丰肆太良止而消厲鬼寄游楚而放句吳加
木周氏之衢公孫黑得免司寇弗毀游氏之廟子太叔僅
使除徙雖虎帥以聽從詎河珪之質信乎時則楚師次旃

然而涉魚齒晉人會渙梁而謀虎牢陳會荊以興戈屋李
辰而絳火簡公憂兵甲之不備患城鄣之不完悼其爭社
稷以尋仇率子弟以啟釁疆場外擾邊吏時驚君則甚雨
及之敵師凍死草木讐之執事重圖寓書子西德輿以責
宣子獻捷于晉戎服而屈趙文叔嚮視有人而輟兵文伯
因壞垣而輸輦簡四子以應對賓客敗事遂鮮越三季而
讐服諸侯惡人畏外患平而內政理悉索止而虬讓闔
謂非君之力耶或者謂致誅符乙近于酷嚴見欺校人隣
于愚闇豈知辟以止辟政之大經信其可信智之先覺乎
以故鑄刑書以救世既不避于子孫佯且賍以利邦謗何

恤于蠶尾國有縣書殺鄧析而訟息聞哭婦付有司而
姦懲猶且動色鄉校之論雍容隰桑之賍納然明鷹鷂之
說拒韓宣玉環之求問孔而楚子是從爭承而晉人見許
褚衣冠伍田疇政有興人之頌美衣裳飾車馬君則抱鐘
以朝蒺藜不生鴟梟遠去家給人足囹圄空虛由少正而
爲卿繼子皮以當國勤勞致悴稟命不融相鄭二十五季
疾數月以卒傷哉彼夸吾官山府海賴國大而功高薦敖
前茅中權恃兵彊而績茂平仲御狐裘不能止景公之披
髮咎犯盟白璧未能弭重耳之食言曷若君之爾外守內
因弱爲彊民安于竹刑國固于磐石蕭魚而後不肉袒以

牽羊巫隴以來用褰裳以涉洧桃棗蔭于街而莫之敢援
雖刀遺于路而莫之敢拾君之惠溥矣君之仁周矣家無
餘財子不能葬宜丈夫舍玦珮而婦人捐珠珥也宜丁壯
多號哭老人作兒號也嗚乎琴竿不聞爲千古循吏之首
簡成爲謚衍思參王珍之宗爲之銘曰

東里多才是稱博物裨竈情勞梓慎術屈火烈水懦寬猛
相濟舍是循舊苻盜噬遷里析樞殯良霄尸抑何惻怛
駟氏懷疑維彼尹何操刀傷多美錦學製未御登車非恠
大邑想折棟橰子心子面來告以危乘輿救涉封洫制農
雖乖政體何病慈悰有功辭邑讓不失恥遭旱斬木舉以

之抵擇善而舉堪以隆世古之遺愛仲尼出涕雖曰染練
何讓文錦莒鼎在家寶之烹飪邢山圖石聳彼方墳照人
之母千秋仰君

畱侯廟碑銘

有序

廟在棧道紫栢山余登巔拜謁徐道士句文碑之

夫狐鳴叢祠之日徑忽蛇分釜破鉅鹿之秋覬遂瓴建提
三尺以翦三猾總四荒以平四海雖繇隆準之駕御項籍
之驅除而帷帳之謀淩勝千里秣木之正籙手一編三寸
舌爲帝者師萬戶侯遂終身願則于我畱侯允之侯公族
世膺弧星精英學汎淮陽倦游邳薛書授黃石窮呂望之

陰符經箬赤霆通堪輿之竅與求士滄海報仇以奮椎匿
跡彭城從王而策杖遂啟焚棧之計布銷印之籌竟撓楚
權克成蕞業三秦之固作都西京五星之精聚睎東井俾
沐猴氣盡於垓下功狗怨消於沙中渠非一世之雄萬人
之傑乎或者謂登壇沒策渡嬰去功實由國士無雙未必
蕭何第一而封王躡臣竟胎鐘室之災抱病杜門久享駒
隙之樂是爲狙詎詎稱真純不知猗攜手以何爲蒯相背
而不告乃韓侯之自取非賣友以居奇也或又謂身居少
傅不諫去儲義遜叔孫竟遭疆劫慕千齡之歲月豈是神
仙僭四皓之衣冠未成羽翼卒使酖酒斃乃如意人螽慘

于戚姬未免忿然難言益各不知高帝大度雖受桀紂之呼而呂后歧心莫怙導引之志乃勸太子之不將激而公之自行殊勝口舌之爭卽屬調護之善也況夫八難設問賢于曲逆之六奇赤松從游逾於鄧侯之黑索功成早退依然賢達之風靡秀多謀何嫌婦人之貌馬頭錢卜術賅于靈基龍首山深書藏於風后斯乃奇佺之所由熟而爲勛伐之所獨豐也爲之銘曰

天生異才輔翼堯後八千兵殲四百基厚報韓摧懷鎗楚吹垢是有金心不負琴手長桑拜歌辛翼偕偶謀若源泉功爲傑首小穀城東高蒙如阜紫栢山中石牀倚牖瞻仰

飲遲焚香奠酒

澣紀將軍廟碑

在谿鄭容遺壁魂斷祖龍參木鱗錢虐播項羽指鹿行詐
臣劫望夸噬虎生菑君繫素組秦旣失夫金鏡楚復廟其
雨刀破釜沈舟諸侯壁上示玦舞劍沛公廁爾雖虎氣上
騰兆見豐邑而梟颯鼓扇勢劇滎陽此固彊弱之縣殊而
亦興亡之呼吸也將軍推秭數之歸劉設詭言以誑楚乘
彼黃屋趣降重瞳出自東門羣呼萬歲儼然隆準潛脫成
臯身遭焚如吁可悲矣夫彤雲鬱陽實由天授素靈屠路
詎假人爲天子有真難取而代王者不死竟濟其凶頑意

鳥之威全黔首之望遂使三槐夢驗竹皮不至於石危一
劍功成金城直等於瓠建向非左纛之載何致大風之歌
惟出女子之軍乃堅霸王之信膏流焦土功在廟堂以故
沐猴仁婦褫厥錦衣戲馬英雄陷於泥淖鴻溝界斷烏江
舩空俎不登太公之羹騎反逢故人之面非忠踰皎曰義
槩秋霜而能若是乎吾觀豫讓漆身漸離瞋目一擊失筑
三躍斬衣致太子之被禽逢故妻而不識不得謂之仁也
先軫免胄富辰赴師元歸如生屬往致死莫贖不顧之唾
徒愧懷諫之心不得謂之義也鉏麇觸樹季路結纓血染
庭槐袂蒙塵目啟桃園之後旤齧蒲矢之餘殃不得謂之

礼也弔演納肝申剗斲臂殞涕仆地拔劍呼天膚傷顧復
之恩志殉淫昏之鬼不得謂之智也荀息太子杵臼潛孤
在廷僵尸出山伴哭圭貽斯言之玷崇召大業之餘不得
謂之信也將軍見危授命視死如歸不假六奇克金五德
從容過於周苛慘痛甚於酈生蕭丘青枝經烈火而愈茂
崑岡碧玉入猛焰而益堅彼敢績蕩陰稽紹集矢迫脅隗
酈温序銜須臾濺御衣尸歸故里卽蓑叔化血櫃匪三季
比干剖心毛見叱竅蕭斧雖膏壺鼎旋移况復長兒還車
絕屬無別丑父易佗臨刑而呼均難婉此孤忠方斯壯節
矣或謂側盾鴻門俎免魚肉縣畫馬邑圍關閼氏一則怒

髮衝冠折拔山之氣一則蛾眉螭首卻冒頓之兵卒之虞
姬空喚奈何高祖正終長樂豈知龍變星集賴有降王蛇
分徑開非關壯士乎嗟夫葬身魚腹正則水仙殲命誰巢
景純都錄朱遵失首成都大勇士之祠蔓子捐軀楚王錫
上卿之爵伊管精忠之士類食胾蠶之豐此皋繭城隍神
相傳將軍王之歟稽曰未然是蓋莽可得而神晉散可得
而祀杜洪可享于鄂渚成汭可祠于荆門矣乃當日耆帶
河隴山未蒙景風之賞馬傳班史莫詳氏族之原誼士爲
之拊膺魁人爲之搥擊而乃英靈赫奕不沫千季功德宣
昭妥禱百姓不同淋岑邀祭迴異穉穉惑人螭首天成孔

祖舜之修墓雲雷業大盧藏用之投文某式欽大節來謁
崇祠棟宇塵深丹青沾古北瞻蘇老之廟塞雁陵雲南睇
營平之墳翁仲埋草壯白骨之灰滅保赤兗以崛興敬摛
蕪詞載鐫樂石庶幾嬰毛吉玉千秋饗邊域之馨香翠竹
蒼松萬古知瀝將之節烈

昭烈帝廟碑

聞之紫色蠅聲不臣當壤火鑠于之用餘分閭佐罔能膺
璿機圖籙之休雖海水羣飛中原不乏逐鹿而秦階箸象
羣星自爾拱辰况絕緒紹夫山陽爰精噓於火井昊緯未
割瀛樓桑之羽葆高懸億兆尙思劉石筍之銘文久出不

桐逸以俛德早基鳳祿之四分因隊命而撫時何假魚書
之三字南陽之社樹正茂龍首之金釵旁簪可謂伊邠之
精苗乾坤之正統矣方其桑樾作糧蕪菁自種所后舒憤
結眊寫憂憊生肉而拊輦食闔雷而失箸亦幾英雄氣短
中叔茂之姍嗤歲月駿馳負元起之資給卒之下輦而邛
郫收通門而壽堂太樊襄璽至靈光徹天堽陽龍翔修鱗
躍水燔柴瘞玉薦上帝之馨香太廟分郊肸疇王之禋祀
進諸葛爲謀主詔孟光典朝儀遂乃鬻鬻皇皇師師濟濟
儒林祭酒溷紀重編校尉司鹽倉儲以裕練五軍之散騎
赤甲能飛龍七部之斯安青羌善戰鐵山之刀劍淬雪沔

水之亭障倚雲用能臧魏蹂吳思飲馬於河洛襲軌循跡
占飛龍於謚梁與夫其卓犖引規協於世祖恢廓大庭符
乃高皇分珪而封魯梁合周書列爵之義愷赦而遵盧鄭
循堯典書災之文業濟艱難邁少康之一旅謀深草創媿
公劉之三單瑞錦遠賚夫長洲雙鉤波餘于鄴邑雖未及
牟盧六合皋牢九州而所案阿儂進妹固好捭刀老瞞遷
都避鋒此疆敵畏之如虎而天府安于拔蛇也夫康回曾
稱黑帝佐在火木之間夸羿亦據夏邦命殲桃橘之下均
不得苞符以握蘭又安能九五之普施彼孫氏以救麥庸
神乞憐爐火曹孽以贅爾遺醜安簋禪碑則赤烏青龍不

邇羣兒之自貴白鳩皓燕終爲典午之先資何足言紹祖
業以宣重光答天命以主神器者乎若其開國之初不乘
世以取荊州不因會以襲劉璋則義聲囋於四海矣而其
用人之效放徐庶以將母寵霍弋以資父則仁風被於三
巴矣而且前牧之親戚寵用者盡其器能宿沓之嫌疑排
擯者處之顯佐萬流宗海堆阜仰山鳥歸茂林魚湊深水
是其結人心而和士氣用正道而屏機權也如此迄于今
空山翠萼尙墮野老之淚惠陵蛇帶猶惛暴客之魂問荒
浦于驛城問蠓磯之遠恨尋檀谿之危渡識的顱之逸蹤
乃知繫柳而逃卽沛公散從之智販屨爲業亦文叔賣穀

之風不得援以相譏藉斯爲累寧陽黑水重開有姓之天
吳會許昌妥據誰家之土以言徽烈實爲昭融所恨銅敗
琥亭銷雄心於白帝關開劍閣送降箋于青麻赤兌鴻圖
不再延於四百黃龍瑞祉乃竟絕于元平悲夫

諸葛忠沱侯廟碑銘

有序

夫已寒之燼不可吹也既絕之弦不能續也有人焉手攜
虞淵之日返諸咸池目擊夸則之鐘歸于周室俾天光耀
于并絡嘉兆協于樓桑奉揚仁風蕩桓靈之蠹毒宣昭義
問鉅吳魏之鵬張信天下之奇才真識時之俊傑惟忠沱
侯庶其人矣侯葛嬰根嗣松皮頌儀妻黑色而多才子青

季而善盡兄弟爲二方冠蓋女果乘一氣煙霞姊嫁山民
朋聯水鏡抱鄉長嘯悲涼梁甫之吟大意畧觀注釋藻書
之字而又貞潔懿記徽絲誼琴揣摩呂望之陰符銘勒季
主之冢塋固已不求開途伯南陽之布衣隨處遨遊招北
歸之后友豈與夫菰蘆公瑾假大宅以呈身鋒鏑許攸嗾
焚糧以求活者可同日語哉旣而宗子枉駕隆中獻言心
腹委而器景未移感激深而馳驅已許投眊咨當世之事
預沒雌雄解帶值傾覆之秋敢辭况瘁遂乃赴柴桑戰赤
壁據油口跨荊州自臨蒸而滌江陽由銅師而爲丞相開
府伯牧日月贊揚北出南征風雷振盪木牛流馬經營殷

若之模赤甲青羌變化孫吳之法蛇鳥衛八陳后不轉于
江流豺狼靖七禽烟遂盛于井火嗣主泯猜疑之意庶寮
洗異同之懷由于峻法無私秤心稱物羽扇揮而司馬甘
受巾幘櫛木貢而冬狼順入版圖用能路無醉人軍有爪
代所以翼戴劉氏冠不至于后危坐鎮益都謠不興于倉
空也若乃集思廣益開誠布公賞不闕于仇讐罰不忒于
親近甘毆箴論憎楊魏之才鋒延士築臺鳩孟來之典籍
愛伯約而寓書獎偕憂元遜而騰箋徙遷正方情詎而素
性鄙一麾不復幼宰勤渠而元直誨十反何辭其篤友也
溫不增瘳寒不改葉怵惕勢利之交其審已也三軍喜勇

百姓騰歡鳴謙帷幄之策宣其誠昭天地信感陰陽雅化
被于蠻鄉會渠效命公忠形于文墨說命追蹤也與想夫
蕭何薦韓侯負黃圖于混一夸吾舉成父致青齊以富彊
而侯率脰脰之兵抗勁銳之敵據險隘之地謀橫廣之邦
進退雨風井竈繩墨方欲飲馬河洛踐平銅爵之臺宅都
鎬京盼望蒼龍之闕而將率牧豎參佐駑駘不得旋乾轉
坤掃蕞孥于倬濊制虬佗樂追姬旦于隆周遂使壯志殲
陀雄圖銷歇江波鳥墮石井煙消五丈秋風大星霄落定
銅鑿鼓永夜喧闐悲夫在魯周人思召公甘棠載詠鄭國
念子產珮爭捐咸由愛結肝腸謳歌于烏莢誠形金石

眷戀夫懿徽觀其樵採長禁戎旂奉祀守擇米卑戶之制
遵屯田安堵之規風雷護其儲胥驛置籌筆松栢森于寢
廟原長蔓菁嗟乎十命何嫌竟少知心之侶萬歲而後誰
爲勝我之人不亦賢哉何其久也系之銘曰

瀛邇陵遲羣雄鼎沸侯也臥龍奮鱗噓氣啓國盪梁配天
禋祀是爲元功魚乃得水攬拔英奇翊贊宗傑夢見周公
勤勞一轍節制之軔正正堂堂七營五部虎步龍驤戍屯
赤岸農勸黃沙堰官閭尉斯安遑耶巧思入神遠過馬鈞
連弩簇矢淬刀涪津雞鳴瓦枕蟾棲銅鼓石樓石人鐵鯨
鐵釜允矣奇雅信乎英霸孫貉曹賊不足參駕指擲蕭曹

伯仲伊呂鼎足三分草廬數語古今盛軌宇宙大名畫圖
什襲陳壘縱橫夢而不見遺像清高執鞭忻慕拊劍鬱陶

吳丹楊太守聶公廟碑

晉諸葛恪東興奏捷陽都受封遂負氣于拔山爰簪論以
杜口狃同蒲騷之役妄冀赤壁之功何異元緒遭烹而子
明亦及僉囊引手而故地自離乎君以素訂蘭交愷陳后
畫審量乎彼此權度乎弱彊欲蓄銳以養精宜按兵以觀
釁儻使謀用其臧策從其吉則限以天塹終駭岸上之疑
城踞之火鑪雖縱長洲之獵騎威讐敵國歟銘鼎彝何由
白虹繞車輪蘆葦鉤落帶耶而乃忠言逆耳義憤填膺才

罷朱崖之師旋擐孫峻之忌事同于遷謫遠守乎鬱林念
步闢有宗遺無尺口桓彝守正膏乃劍鋒報謝斐以何季
思虞翻而不見君之抑塞無聊晝宵而沒也蓋有由矣夫
呂岱國之元耆也而以示劣見拒蔣延朝之智計也而以
固諫被扶豈非機神不俱既患自取與可知善道誠難轉
圜不易誰則整冠拜讞躡履受箴消孽于未萌綢繆陰雨
張弦于既絕收效桑榆哉今日者富春骨冷淦水墓荒問
遺跡于泮阿想英風于章貢封谿月黑箭箬鹿而猶存丹
楊風清板夾船而忽失以視許遜除怪西山畱挂屨之楓
胡慧驅雷南浦走奔牛之梓何精靈之不沫而先後之同

符耶某權篆別駕揆曰拜瞻廟貌莊嚴聲恍接于屑吻精
禪舛蠟酒猶泛于曲阿曰色瞳眈致丹蕉黃荔之薦江流
澎湃儼風馬雲車而來

孫仲山先生松濤寺講學碑

蓋聞膽八靈香幽巖不閤其芬烈官兩嫩質浩劫益發其
精瑩况卓立楷模能無典型之慕望崇山斗詎同敝簞之
遺彼順子韜光道行鄰國卜商授教文化鄉閭非徒校量
東修矜傳師說良由性真不滑以發醇懿之和學術惟淵
克昭沈潛之象雖納之闕里而宮牆難窺儻濯以瀛江知
波瀾莫二也仲山先生者質量恢弘襟期澹逸言無枝葉

行有準規律治性而秣治情世處人而繩處已含章沈映
不以摸蘇詭時冲識明融詎恃浮藻曜物心源銳澈巾士
承乃芳流惠榦松貞里閭此其樾蔭徐孺子南州標準郇
有道東國人倫是其制行可則也若其慧解洞冥聰聽瑋
朗十行竝下一見不忘聚五總而壽龜記三篋而汗馬兼
以旭歷銀銳鑽仰沈擘焯掌無辭糞心逾進荷鉏月上星
窺牛背之書握槩霜侵鼠牕帳中之墨劉積然木葉得榆
莢以爲糧朱詹抱寒彤吞竹簾之故紙是其篤學可風也
遂乃采謨觴之逸記儲魯壁之闕文京房七分精入杪忽
張霸百兩辯其疵瑕貢入滑題子野以瀋書相證尊刻機

象劉沓據子雅定形禽鳥冊如已構太測銘于甸服讀龍
經似夙誦坐引手于奚囊千季桑枝潰元緒之肋七歲女
乳灌貳負之尸此其博物足尚也由是舉林酌海乞雅揚
風搏孟仁之騰蛟驅思王之繡虎平子鼓吹寫哀怨于秋
蘭長卿纂組寄鄉思于桐杼馮定畫鶴之記傳誦新羅繆
襲青芝之文爭抄鄴下衙官屈宋非審言之誇辭幼婦色
絲乃伯喈之隱語璆琳列崑圃之玉藻續煥睢水之波此
其文章有儀也抑且提飾英奇引獎寒賸公沙之門徒成
市劉淑之箸錄如雲啓高子之心茅徑谿得路拔滑叔之
肘柳營撮視天聆乃箴言恍佩迷穀得其蛾術甚飲鴆漿

劉巖青谿之閒斷無虞受馬融絳帳之外詎有咫尺聞其施
教有如此者當其獲雉春官牽絲海溷廟宗戢化絮掾畏
威牽纜引舟以紓民力削木爲牘卽察神姦駿馬繫途坐
振羅衡之躡貪泉飲酌不易吳隱之心而以董宣彊項蕭
育英鋒遂挂彈章爰擲銅綬惟時民欲偕寇士咸思黃送
劉寵以一錢聽鄧攸之五鼓至今鴨湖水畔悅響宓賤之
琴圭碧峯頭尙留盧耽之舄其治績有如此者旣而歸于
霧岫掩乃柴關三徑則松菊猶存五經之巾箱如故蕙櫨
蘭橐蘂芙蓉之裳笑鰈言鯖飽苜蓿之味追稚川之抱朴
內外成篇續乎晏之春秋帝王世紀開樽白墮餘北海之

豪情入枕黑甜尋漆園之遶趣時復怡情貝笈聯襪苾蒨
非沈溺乎三緣乃冥符乎六入猶之昌黎闢佛不絕大顛
泉明避喧亦延慧遠其規範有如此者在箇不其讀書之
地帶草蒙茸柱下譚予之臺藿林蓊鬱夸陵池黑懷鄺璞
之注蟲魚雞坊泥青湖嚴遵之談忠孝是以文翁石室過
客流連維摩選樓後賢歌詠矧以龍城碩士鹿塞魁儒秉
道匿晦舍和隱璞卓五涼之望繼三明之譽曾同次宗傳
汎山茨不是周朴寄食闍黎顧令欽風者迷仲蔚之廬憑
軾者失公超之市楊鳥鳴後不識鶴止之鱸堂丁鶴歸來
怯無爪畫之鸞表塗旅必且躑躅後進何所步趨哉夫敲

煌宋纖雅操堅於介石酒泉郎瑀純修徹於當塗然或乎
虛錫號元德爲謚郡守頌其畫像史臣贊乃清規所以播
祭酒之芳馨其人如玉揚人龍之逸致維國之琛也今茲
都講盡屬名流早侍揚雲羣傷溫露非聞風於夸惠實太
雪之游楊游董舍而裴裒視乃鐵鎬拊張槐而階躅循其
臬比聆谷水之聲似聞七重之舌哦蓮峯之色儼覩四氣
之容夢執漆而西行憶遷徽而北面乞予不佞臆此遺芳
自恐覆瓿未能銘石雖木天校孰窺錄字之奇編而蘂白
飛文少黃絹之麗句曾濡莖筆緝舊事於西河敬述前模
溯子產於東里從此關西夫子不數楊公姑臧詞宗又繼

陰氏祈連之嘯金液化而鼎丹姜賴之墟海波恬而鹽紫

重太平番令牛侯開新渠碑銘

有序

晉高密鬢河醴渠親蠡筮以身禱姬公豬畜防止置匠遂
爲官司灑沈澹菑安毗任土載興水利伊古重焉蓋種美
豐物是爲民功徹壅通堙不同鄰壑此涇陽三白肇遠利
於仁師樂得千金洎餘波於樂涓黎饑流誦詎不偉哉平
番允吾舊壤岡阜阻深養女山前湛流久斷鄭伯津畔澗
水已枯候天馬兮何之攬泉龍而不見旱魃無備奧草未
除深識之儒每用感喟自我明府之莅斯邑也深知地防
首講水庸申畫徑術善相丘陵冒土陳汜勝之書塢流倣

河渠之志固已田正封洫人歌國僑矣而鹹水河舊有蕪柴井距野狐城二十餘里爰濬疏之名曰新渠謀及乃心捐斯清俸無王發之助儻詎間左之施金京兆之惠渠氏樊豫州之長陂姓賈竇公引白浪曲折何妨強君通陂原人畜以濟光祿特進世載其勲右史考功民享其利以今揆古殆有同符今夫醇醪者時也肥磽者地也興廢者運也利鈍者才也世趨委蛇吏務奔競校案牘爲精能勤催科而上考逋蕩放手號曰嚴明翔實首公斥其庸妄誰則如何敞之修鮦陽嫉彼文俗鮑昱之作石洫臻之富饒乎卽或不安誣諉庶覲猷爲旣櫛沐於雨風復披戴夫星月

溝洫未達怪泉水之不肥灌溉不時慮石田之難耘誰則
理商顏之殯岸通井而穿龍處豐州之窮邊浚渠以降雨
乎又或民瘼關心幹翮無力狐疑寡斷築室同謀未審利
害旋棄陵陽徒飾聲名冀開谷口誰則導蠶水於木里利
食灌田太鉗盧之石門約邇均水乎明府處掣肘之時管
烏鹵之地卒竣乃揆程之事展其引濟之才凡屬有司可
以興矣吾觀叔敖灌雩婁川谷導宣李公鑿離隼疆里綺
繡史起浚漳而魏富堤固千季鄭國引涇而秦彊鐘收一
畝自時厥後晉塵缺然明府勤卹民隱培植墾原步學二
亥早熟山經鑿似五丁直窮水脈今也彌望邈田連屬畎

濟繇來榛荆之所咸爲膏腴之鄉誰之澤歟舊有碑其詞
浮俚不足以詡揚盛德鄉人士丐余文以述之明府牛姓
名運震字階平山東兗州府滋陽縣人雍正癸丑進士尹
此邑二季以疾去嗟乎姚菴功宰相之才乃任庠劇仇季
智鄉里所仰辱在簿書然孔門諸生以蒲苴單父簪燉東
漢循吏以交趾九真報功某豚流牽絲未去水約蘭峯主
講輒滌典型侯罷官掌教蘭山用感南陽思召父之謠元康樹劉
靖之碣追攄實政傳示方來系以銘曰

陂官湖官久不設西北荒田堅如鐵不苦水澇苦旱熱侯
與古賢同一轍壤沃稼茂民驩悅我之思之中心噓

養素堂文集卷二十四

老威張 澍介族

傳一

瀝許慎傳

閱范氏後瀝書儒林許慎傳嫌其疏畧竊仿唐人史承節
纂鄭康成傳之例爲改作之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少博學經籍扶風馬融
常推重之爲郡功曹奉上以篤義率下以恭寬舉孝廉再
遷除涪長和帝永元時以德行高妙志節清白選爲太尉
西曹南閣祭酒嘗從侍中騎都尉賈逵受古學念五經之

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孔漢律皆當學
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裒辭使學者疑乃博問通人考之
于達作說文解字六卷敘篆文合以古籀六款羣言之詁
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鳥獸蟲蟲雜物奇巧王
制孔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
四十一字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指分別部居
不相雜廁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孔周官春秋左氏
論語孝經皆古文慎前以詔書校東觀敎小黃門孟生李
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安帝建光元年辛酉慎病遣子
冲詣關上之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簒爲五經異義

有易孟氏說施讎說下邳傳甘容說古周孔說古尚書說
賈逵說今尚書大小夏侯歐陽說古毛詩說今詩齊魯韓
說治魯詩丞相韋元成說匡衡說春秋古左氏說公羊穀
梁說孔戴氏說講學大夫淳于登說古孝經說今論語說
條分縷析折衷于是漢時經師專門名家鮮通五經而慎
兼綜之故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北海鄭康成
雖有駁義而周孔之注仍引說文是其不苟爲異同也外
黃令吳郡高彪從慎學明于左氏桓帝時上言立博士未
行母斂尹珍字道真自以生于遐裔未踐庠序從慎受五
經還鄉教授南域由是知學後尹氏以經術選用歷尚書

丞郎荊州刺史

補瀝張芝傳

弟昶增

張芝字伯英，陂，涪泉人。太常奐之長子也。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好古經明行修。太尉府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時人號爲張有道。性好草書，學齊相杜陵杜度、安平崔瑗、崔實父子之法。然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瘳；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芝溫故知新，轉精甚妙，未嘗少去筆研。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水爲之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爲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時陂，涪太守杜陵趙襲元嗣與羽林監杜陵

羅暉叔景竝以能草見稱西州頗自矜誇芝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臣下方羅趙有餘葢嗤之也平陵蘇班五歲能書爲芝所稱而河閒張超子竝亦有名與崔氏同州不如芝得法又有濫陽姜詡孟穎梁宣孔達田勰彥和京兆韋誕仲將皆爲芝弟子有聲于世芝雖學崔杜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書之體勢一筆而成氣脈通聯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又謂之一筆飛白書其創立規範得物象之形均造化之理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蟠屈攪拏飛動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率情運用畧無畱滯雖草爲文字之末而芝創意庶乎文字之先其功鄰

乎篆籀探于萬象取其元精至于形似最爲近也字勢生動宛若天然實得造化之姿神變無極然草法貴在簡易而芝傷于太簡耳論者謂芝書如瀟瑟愛道憑虛欲仙又謂如春虹飲溈落霞浮浦又謂如渥露沾濡繁霜搖落或又謂亭亭如雲中明月的的如水中初蓮又謂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又謂形離勢合數意兼包若熟猿飲澗之象鉤鎖連環之狀神化自然變態不窮又或謂若清瀾長源流而無限縈回崖谷任于造化至于蛟龍駭獸奔騰擎攬之勢心手隨變窈冥而不知其所如是謂達節也已精熟神妙冠絕古今誠百世不易之法式不可

以智識不可以勤求若上士游乎沈默之鄉鸞鳳翔乎大
荒之野蓋傾倒至矣芝嘗于嵩高太室天門西巖石室中
獲科斗古書故精于書及見陳畱蔡邕伯喈作筆心論五
篇嘗以章草金人銘精熟造極其草書史游急就章字皆
一筆而成合于自然可謂變化至極新豐弭生仲叔其父
賤芝與李幼才書曰弭生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
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蓋重之也以獻帝初平元季
卒季弟昶字文舒爲給事黃門侍郎亦善章草工八分又
善隸家風不墜奕葉清榮書體類芝時人謂之亞聖其筋
骨天姿或所未逮若鵠實兼美可以繼之建安十季鎮遠

將軍領北地太守關鄉侯蒞威段煨忠明夏修寧嶽廟
祠堂乞昶爲文並八分書碑魏文帝與鍾繇各于碑陰刻
二十字爲世所重昶卒于獻帝十一年又嘗作龍山史記
注云

論曰觀徵士之書評者咸謂勁骨豐肌冠絕諸賢且謂龍
騰虎變視崔杜青出于藍故衛瓘采其法爲相同書王羲
之藏其十紙過江亡失歎其妙跡永絕豈不以其天縱尤
異率意超曠翰動若馳落紙雲煙哉而趙壹貶草以爲忻
忻自臧近于矜伎賤彼貴我慕張生之草書者惜其非所
以究道興世也乃又曰覽張生與朱使君書云正氣可以

銷邪人無其蠱妖不自佞誠可謂信道抱真樂天知命者也芝既辟世潔清矣而豈以一技揜其道乎索靖爲芝女姊之孫亦以書法稱妙臺中是其淵源長矣

補漢段熲傳

段熲字忠明武威人太尉新豐侯顯之弟也獻帝興平二年李傕與郭汜相攻連月欲遷帝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天官令孫篤校尉張式與鎮東將軻張濟宣諭十反乃許之車駕即日發邁汜與董承楊定楊奉等竝送乘輿汜復欲脅帝幸鄴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軻就李傕于曹陽車駕進至寧陰帝遣尚書郎郭漣喻之熲時爲寧輯

將軍修農事不虜畧百姓安之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
儲請帝幸其營初煨與楊定有隙迎乘輿不敢下馬揖馬
上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曰段煨欲反帝曰煨屬來迎
何謂反輯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色變必有異心太尉
楊彪等曰煨不反臣等敢以此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
定言曰郭汜今且將七百騎來入煨營天子信之遂露次
于道南定遂攻煨營十餘日不下而煨猶奉給御膳稟瞻
百官終無二志李傕郭汜既悔令天子東乃來救煨因欲
劫帝而西楊定爲汜所遮亾奔荊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
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戰于弘農東澗奉承輿

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冊
典籍畧無所遺天子遂露次曹陽奉承乃招故白波帥李
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王去卑率眾數千騎來擊催等殿
之乘輿得進乃幸安邑後自安邑還洛陽兗州牧曹操遂
移許河東太守泥陽王邑奉獻縣帛悉臚公卿以下帝幸
許楊奉韓暹縱暴揚徐之閒奉爲左將軍劉備所斬暹走
并州道爲人殺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爲怨家所害樂病死
張濟饑餓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三年
帝使謁者裴茂詔關中諸將與中郎將段熲等攻李傕誅
之奪三族頭至許有詔高縣之以煨爲安南將軍轉鎮遠

將軍領北地太守封閭鄉侯方煨之屯寧陰也賈詡上宣
義將軍印綬去催託煨詡與煨同郡又素知名爲煨軍所
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陰結張
繡于南陽繡遣人迎或謂詡曰煨待君厚君安去之詡曰
煨性多疑有忌詡意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于外必厚
吾妻子詡遂往煨善視其家曹操既專政帝畏偃乃密詔
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謀泄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
种輯議郎吳順等皆爲操害後徵煨爲大鴻臚光祿大夫
建安十四年以壽終煨存時嘗造定遠城夾道各一城城
下有泥泉水出焉自荏威占籍弘農修節西嶽寧山享廟

壇場又造祠堂表以參闕句給事黃門侍郎張昶文舒爲
銘辭書之碑其文今存

贊曰嚴霜隕物松柏挺貞時遭板蕩忠節顯明儀儀將軍
幹理縱橫重農殖穀奉上竭誠彼讒人者如蟬如蠅肩竝
太尉涼國之英

明河間府知府石公傳

公名文器字伯重又字玉完江西瀘谿縣人隆慶戊辰正
月初二日生岐頤有異表萬厯時弱冠補弟子員以奇才
生選貢北雍祭酒敖龍等取爲天下第一己酉中順天舉
人庚戌會試乙榜登癸丑進士觀政禮部授廣東韶州府

曲江縣知縣治尚嚴盜賊聞風遠徙分校乙卯闈得士六人而蘇昇令新建最有聲丙辰上計返郡值大浸水入闔三日公畫策疏之且不待命下盡發倉廩竝捐廉千金以賑民之無食者民賴以生府司理與公不相能又以疏濬事忤劾邑要紳交以專輒劾之降一階會丁母艱歸居家養父有終焉之志奉父命彊起泰昌庚申元季補安慶府經歷爲翔鶴清署記以寄意時太湖民訐令令敗縣無令半載人視爲畏途公奉檄署篆聽斷如流竝徵解積逋錢糧五萬有奇以羨餘造載陽橋匝月去民立生祠祀之秋鴈湖廣御史聘分校楚闈得士七而方禹修名尤著未出

聞報升直隸永平府管理經畧查核山海關內外將領軍
馬糧餉事務推官公以父老不赴告終養歸尋丁父艱服
除補福建建寧府推官有巨猾數十人號天罡地煞橫暴
都市公捕治之窮竟黨羽羣凶屏跡奉檄盤查邵菴四縣
兼理崇安大關稅務值府廳與建安首邑俱缺官公攝數
印理之裕如也循資升大理寺左寺副轉右寺正上平刑
疏是年熹廟發奉詔襄事德陵賜白鎰方是時京師告
警四郊多壘大司馬某斂兵入城公力爭宜陳師于外乘
便擊敵毋隳士氣長敵智因上疏陳不便十事莊烈帝嘉
之而未能用考滿升直隸河間府知府郡當南北咽喉水

陸孔道盜賊充斥公銳意勦除地方安堵時山東游擊孔有德叛逃兵數千欲于河閒竊發夜率前隊來攻公親枹鼓冒矢石大破之賊遁去畿南得無事公以郡城無險可恃周圍浚濠二十里廣三丈深七尺五閱月而竣增置軍器五千具火藥五萬觔皆捐廉俸措施不費公帑列治行異等署天津道奉旨護送邊兵一萬援揀登萊捐貲犒賞軍士大歡薦耆相屬莊烈將大用之會靜海令張某負巡按御史勢盜河隄庸錢又私役民夫爲管河通判李日新所發總河朱光祚委公覈之公以實報巡按怒以李爲公粵東所取士左袒劾之新巡按徐尚勳不平亦劾罷張令

下刑部獄公解任待勘士民大憤欲赴闕辯冤公止之寓
河閒三季始歸里而巨寇起縣之奇山與鉛山賊合謀攻
城知縣陳大用欲勦之苦乏餉公出貲廩之率鄉勇助討
遂覆其巢是時天下已大亂莊烈帝思用舊人知公忠且
才賜環將超用俄遭甲申之變公慟哭幾絕聞福王立南
京乃傾產助義福王敗唐王復立欲往輔之已老不能行
國朝順治三季縣境寇復發衝公之破之大掠所居杜
藍里將剽刃焉公避于石室中人見有朱雁旋繞洞口得
免難是季冬卒季七十又九葬石坊學使黎元寬銘其墓
臨川揭重熙表阡妻饒氏先卒季十人鳴鳳文學鴻太學

鵠鵬皆增廩生鵬文學珂明經梁璜玳琮皆有名所箸翠
筠亭集大學士范景文序之易經臆蘭四書義毛詩義理
建錄棘寺讞錄守瀛錄皆行于世

張介侯曰公以槃槃大才際流極之運不克伸其偉抱鬱
抑以終可不悲哉當己己率都城戒嚴肉食者謀息甲郭
內以待勤王使用公言陳師鞠旅申明賞罰致其愾怒簡
練精銳伺懈奮擊雖不百季數世之安猶可支也天未厭
亂嘉謀用紉遂不能擲魯陽之戈返虞淵之日可哀也已
然觀其守瀛大創殺帥不敢窺境捍衛鄉國殪乃蛾賊其
幹畧有匡多者余宰瀘裔孫元珪茂才持行狀句爲傳適

修志乘邑之人以爲其集有違辭欲鐫其名是烏知
聖朝之寬大也乃佗是傳付之

劉星五先生傳

先生氏劉名佗垣字星五荖威縣人乾隆丙子舉人辛巳
進士宰安徽舒城縣縣當通衢有司曰急供張多不暇謀
民事先生性果決善折獄有訟牒攝兩造至不問所訟事
先以道理開喻再三然後訊釁端靡不輸情悅服最惡侮
張堅不吐實者痛懲之久之民知官之廉平而明敏也則
相稱曰劉頗黎遷泗州知州以讞鄰縣獄挂吏議歸閩撫
卹鶚元嘗謂屬吏曰身入仕塗不脫書生本面目者劉泗

州一人而已方先生未赴選也嘗掌教酒泉書院愍學侶
囿于時執不知稽古乃量材質高下日課經籍數十條昕
夕講貫弟子交相激發多博通揜雅之士科目蔚興泉罷
職返里酒泉人復延之人文踰于曩昔旋主講天梯書院
嚴立課程不與以暇坐止語默繩以禮法稍踰閑呵責立
至學者莫不冰襟爲文恪遵先正矩矱以理醇辭雅爲的
澍牽方雅從之受業先生奇愛之病其筆端縱橫常曰子
才信佳而文軼法度非時執也會學使章桐門先生將按
臨先生謂澍曰子熟文選亦讀律賤乎澍對曰未先生曰
子急取律賤讀之學使至可考古也澍乃取家所有新賤

湧雲全部讀之六日而熟請先生命題作之先生賞其藻
麗復嘗其奔放已而學使至涼澍以幼童與試名列第二
先生喜甚謂澍曰子毋謂賤佳而被甄拔也學使憐爾幼
故提獎之耳澍于是益奮厲迨成進士爲庶常改知縣令
縣中玉屏先生寓書曰古人之牧民也官府若無吏亭落
若無民鄉閭無夜召之征郵驛無夜行之吏犬不夜吠鳥
不夜鳴者以其不擾民也余不患子之慵不事事而慮子
之勤而多事也先生治尚綜覈而其言乃如此澍覆之曰
令煩則民詒政擾則民疑不治本而務其末譬如拊溺而
垂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也淮南子云小人之治民如

寢關曝曬不得須臾寧澍不敢出此也卽子美之烈火安
于之峭瀾澍亦審時量地不敢妄學也迨澍自蜀屏山歸
而先生歿矣年八十又二澍後南游遇舒城老宿言先生
初宰舒城有兄弟爭產訟者各以財賂之受其財不之理
賂踵至仍不理兄弟又多其金賂之先生乃坐堂皇出其
賂呼其人至而呵之曰爾兄弟爭產是愛財也何爲以財
賂官得毋以財求勝乎然何能爾直也爾祖爾父餘積以
有此乃以飽官之橐囊愚孰甚焉呼伍伯將杖之兄弟則
叩頭哀乞願不終訟合財如故先生乃令兄弟均分其金
各悔臯擲淚去嗚乎此亦今世之所難矣所著有周禮匯

解左傳闡義二書大抵采宋儒之說而參以

本朝諸家千方靈舉尤爲服膺其言平實堅確不尚新奇
可傳也子學海庠生孫瀛亦庠生皆克世其家風矣

左都督福建陸路提督贈太子少保諡壯敏王公傳

公名萬禪字瑞宇號鐵山鞏昌府會寧縣人三歲而孤隨
母寄食他所轉徙長沙母沒年十四獨身走雲南依姑夫
郭某郭無子鬻養遂冒郭姓奮老將軍王進寶方官雲南
提標游擊與其父有舊進謁一見器之聽其言尤奇之畱
麾下日益親信軍事悉委決公以誠信自將不辭勞勩時
吳三桂叛瀾南秦中兵變進寶治師秦隴以公爲前鋒先

養素堂文集

卷二十四

主

登陷陳所向披靡積功至中軍副將公既驍勇絕倫智畧縱橫而又廉仁善讓推功不居其宦羌庶破夸也左脅中鎗落馬卽翻身而上殺一人奪其馬復戰大敗之翟庫魯之犯邊也克之直追至嘉峪關外無糧奪夸馬牛爲食噉爾幹之搶掠也追至虎喇口當陳梟其首奪撫軍之被逐也往莊浪擁護兵謀亂倉卒聞伴言王總兵且至狡謀以息又獲許游擊受吳逾僞劄過河擊新城賊也一戰而棄城遠遁遂據新城僞將卽李國柱來攻斲其手指活禽于馬上蘭州龍尾山之戰也三次賊來劫營皆大敗之金縣安定會寧悉爲賊據攻取之遂克復臨洮而蘭州賊又蠶

動攻之久不下歷七月戰數十次困圍之僞總兵趙士興
馬洪董正吉吳成印等率官屬降受降畢而馬洪逃追斬
之東柳溝旣而復鞏昌守秦州王輔臣遣僞官勾結猱兵
數千欲往平涼清水縣吳寨復有賊數千屯聚直擣之殺
戮甚眾僞總統王屏藩將軍吳子冒者三桂之梟將也領
兵十三萬自西河禮縣來通渭縣官被擄去率親丁追
之殺賊眾奪縣令同時寧夏提督陳福爲降兵戕害賊乘
機播流言軍心慙值天嚴寒困苦將謀亂公密言于將軍
王進寶次日撤營賊尾追設伏兵大敗之賊數萬自牡丹
園至諸將咸欲退回寧夏公獨爭以爲當乘勢攻擊遂突

其陳連中二箭拔去復戰又被鉛子穿左頤醫數日愈賊
又自通渭至平涼公至通渭入其城賊據山樹柵砦掘濠
溝公請于將軍斷絕汲路賊知之棄營走是時僞總兵李
國梁襲破靜寧州盡殺士卒聞大兵將至棄城遁公躍馬
入其城王將軍至憤城士民通賊欲悉殲旃公亟懼于進
實言父母之邦宜須保全乃止誅始起事四人造謠言起
意者二人造雲梯攻城者一人招賊兵之隸卒一人而合
城之命得全李提軍有洛門之挫公往援執其僞游擊赦
不誅大將軍圖海方攻平涼王輔臣孤立無援乃詣軍前
納款王屏藩吳子冒等率餘賊入灤中公率二千四百人

往扼守要害截其糧道賊棄寨屯于八角原公往克之賊
將彭士亨逸公回固原而環縣十三家土寇竊起劫奪商
旅公捕之禽其渠牛麻子誅之返其婦女百餘人湊中賊
復鴟張據隴縣牛頭山公與王汪二副將攻之賊潰遂得
響泉地進兵益門鎮潛過鐵廠溝拔鳳縣王將軍遣將取
兩當公言此縣不須攻但遣將前往彼孤城無援必忝已
而果如其言因過陳倉至崆關渡江據西山攻賊克之雪
夜進攻崆關至馬道生禽僞總兵劉哈牲師至蘭王偏救
援進寶子竹林中突出賊刀所右腿深入寸餘用生蠶接
之回固原守汛時慶陽有賊首聚眾稱尚王欲犯環縣又

欲犯固原公以城無兵編撥餘丁充伍得馬步四千餘人
值正月出行揚兵從西門出由北門入絡繹不絕賊聞之
不敢來存升副將王將軍爲奏請復姓時康熙二十二季
也旋奉

旨固原提督移駐平涼平涼一十七州縣欠兵餉三萬有
奇兵于歲莫索餉鼓譟出城爲變公苦勸歸營眾猶疑畏
欲于燈節作亂公細訪爲首八人密稟將軍誅之餘人不
深究眾乃安二十四季升授浙江寧海鎮總兵調取引

見蒙

召見瀛臺

上親驗傷痕改授福建興化總兵詣乾清門謝

恩

賜宴

命射復

賚上駟院馬既抵任整束士伍安輯眾民歷十三載葺黻宮建橋梁脩道路饑歲散賑施餌興人感戴如父母立生祠

天子聞而嘉之謂臺灣初埤新設郡縣非得威望素著者鎮之不可乃

命移駐鹿耳門嚴紆商販米之禁酌制錢搭放之例不期

率而大治

聖祖仁皇帝以公實心任事

簡任福建陸路提督奉

旨陞見時

翠鸞南巡公迎

駕于杭州

顧問再四

宸翰賜智義合宜匾額奉

溫諭褒獎甚至因以率老悵辭不允及回任則敲崇學校
培植生儒禮遇士大夫春秋佳日雅歌投壺見者忘其爲

長鎗大戟中人也常曰金陵勝地異日歸老當效謝東山
矣康熙四十季以疾卒位季五十又九遺疏上

聞

恩旨贈太子少保

賜祭葬立碑

予諡曰壯敏皆異數也公爲人仁厚會宦族黨數千指爲
立義塾教其子姓之俊異者歲捐俸數百金代宗人辦納
公稅助其婚葬之需居恒歎曰飲水知源非奮威公造就
之恩何以有今日其內行肫篤如此配宋氏吳氏並贈一
品夫人子德敬德懋德欽孫端官長安縣知縣

前史氏曰爲將者能以少勝眾古今蓋不數人公軀幹短小有類孱弱每遇戰氣吞萬夫未嘗挫衄豈非神勇哉禽獲賊黨將行誅戮或多保全不肆屠剝又何其仁愛悱惻也余昔游金陵土人爲言雲臺山之陽丘隴所在未得一往奠椒纓焉爲之悵悵今全閩之人思其遺澤不啻萃叔子之碑張謚州之像也則公之爲人可知也

勅贈提督銅門振威將軍法福哩巴圖魯諡忠烈韓公傳

嘉慶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哈密協副將韓公勦賊陳亾于沔縣大帥以狀聞

天子震悼

勅贈提督軍門振威將軍諡忠烈又降

制賞給騎都尉兼一雲騎尉承襲

賜祭葬

御製碑文

飭大吏于本邑大雙烈祠令有司春秋享祀雙烈者其宛
自昌亦以旌浪副將戰沒于盤屋縣故

皇上軫念捐軀

特恩建祠以旌勛庸

諭將子若姪送部引見所以寵卹者至矣公名嘉業字健

養素堂文集

卷二十四

七

葬甘肅涼州府老威縣人父增壽官涼標千總出征金川
公方幼曾逾曾猖獗

朝廷濟師公念父甚乃益率爲兵荷戈而往屯營于察木
多跡其父營違四十里乃于黑夜奔至父所父賊曰汝焉
得離伍來此舉犯不赦急脫皮衣衣之俾速回未幾官軍
潰父殲焉公痛甚急欲報仇時大帥募士訶賊消息他人
皆逡巡公卽承命往得實以報官軍獲勝卽拔補經制外
委屢戰有功中礮益奮升洪水營千總后羣堡逾回之變
橫刀虔劉功冠諸軍歷遷蘭州城守營參將方是時教匪
倡亂蔓延楚蜀陝甘諸省公隨制府宜縣率師入蜀征討

衝鋒陷陳不避矢石復自蜀來陝攻城野戰屢簪伐多蒙
恩賜法福哩巴圖魯名號升哈密副將旣而松宮保筠節
制陝甘公隨營爲翼長操守廉潔公事恪勤而尤愛惜士
卒訓練有方松制府以爲能倚如左右手嘉慶四年十月
賊侵掠兩當徽縣秦階二州擾及畧陽制軍自葭州移軍
西勘十二月聖軍抵沔縣賊氛甚熾制府欲兵臨八都山
以遏其勢公諫曰兵法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今賊眾盈萬
我兵不滿千輕進恐損威當厚集兵力一鼓殲之制府以
爲然急調肅州索鎮兵合勘二十二日突有賊數千自縣
南阜川來鋒銳甚焚掠煙火漲天百姓奔迸警報遞至城

南五里許羅家營被蹂躪尤慘制府遣公迎敵時無兵城
中有養傷兵數百公選五百人率以往至羅家營據山梁
置陳次日賊分兩路至僞元帥康二麻子者尤驍果健鬥
公曰當滅此而朝食耳諸弁勸曰賊眾我寡勢不敵宜早
退公曰將軍死綏有尺進無寸退且我退賊逼沔城如百
姓何如制軍何敢有再言退亂軍心者斬以徇遂挺矛匹
馬入陳殺戮甚多而瘡痍之士不任干戈爲賊眾所蹙遂
潰公方關弓射賊中之而馬忽蹶把總馬騰蛟牽馬至勸
公乘公曰尔速去吾死此矣遂被害騰蛟以身蔽公亦死
之制府聞大慟適王提督軍來援賊解去制軍回漢中飭

沔縣知縣馬允剛覓公屍二十五日得之身被七創面色
如生昇過定軍山諸葛丞相墓前忽重不能舉夫役禱之
乃行噫異矣方公之歿也母陳太夫人稟遣三子建功赴
軍前效力大吏奏聞
天子憫其兄弟偕亡

賞建功千總職俾侍養仍

賜帑金三百兩爲太夫人羞膳費洎五季康二麻子被禽
上令轡割將首級函至祠中地方官致祭以慰忠魂其爲
聖王靈傷也如此公狀貌雄傑接人則和藹可親行軍有
律秋毫無犯死之日沔民感之咸雨泣立祠以祀季五十

有二昆弟三人兄自昌弟建功妻姚氏子二奉先振先
前史氏曰議者或咎公提數百疲卒見主客不敵不早全
師而退爲失持重之道夫勝負呼吸豈在眾寡既臨鋒鏑
忽而卻走是置易無效命之人而異懦鄙夫反得藉口量
力以脫身矣公之所不爲也憶澍十一歲時謁公于里第
所以獎許之者甚至今秋髮種種無所樹大而公之偉功
大節銘鐘鼎而書旂常光日星而亘河嶽
聖恩優渥寵及子孫追維曩昔不禁慷慨係之

支離婁傳

支離婁者徂徠人其先有赤松子爲炎帝師能隨風雨上

下後仙去至軒轅顓頊高辛之世寢微唐堯時有官司戶
者守宮闕常侍堯于學堂僱佗愛其質薦之堯堯不能用
也舜禪禹詔九州皆貢士青州以司戶君之嗣進以爲社
公殷代夏湯木正仇生赤與社公之孫善常就之食竟不
仕洎周興太姒夢庭中有偉丈夫太寤召史佚占之其繇
曰顏乎黜鬻直勒梓所化桷舄刻三百季後滿苟得時人
不能喻後穆王周游升長澄見一人古貌伏道旁命高奔
戎載之後車欲以爲卿堅辭潛逃于廬山以遁志周末乃
遷于徂徠云安生于秦文公之二十七季性幽貞尤善頤
養常蓄茯苓飛節服之狀蓋龐行殊偃蹇遂自號爲支離

安穆公時主魚吏赤須子爲食客始皇帝東巡至泰山值
大風雨幸安家避之封爲五大夫攜之入朝齊王建失國
住其家時上邳人程邈造隸書將軍蒙恬造筆知安有藏
煙咸丐以爲用因與之密而丞相李斯佗倉頡篇亦求之
安斬不與斯衡之會始皇帝復東巡崩于沙丘二世胡亥
大趙高秉政譖李斯此高佗爰歷篇遣使乞煙以大良造
爵啗之安固稱無有遂以言鹿抵舉斥爲民安自是放浪
于深山大澤臨清泉倚白石彈琴以延風招鶴以陶月意
甚樂之常言大丈夫不得樹功于時要當簪述以傳後耳
乃擘精殫思終夜然明佗延年經三卷其本性篇有云毋

滑其精毋膠其情含芳葆素津結蕤貞高莫街鬻直莫震
矜世不我知空山獨行其言殆與猶龍氏之旨合時有庾
嶺生及豚水夜郎皆清流高節聞安之多學也咸來爲友
擲塵而談謾謾可聽而天都桃豹房陵李縹亦攀援求交
安獨拒格不納蓋深自匿常乘青牛牽白犬囊芋乎一丘
蕭蕭然神王也秦末大亂項羽沛公逐鹿中原張良陰知
安爲赤松子之裔也以爲必有輔帝王之術急求之安乃
託黃石公期以夜授之書卒能劉秦滅項封侯爲師後棄
官從之游安于元封二年大雪時卒先是民間有謠曰三
鹿死後能倒一松其應蓋在安矣庾嶺生子南粵將軍鎬

夜郎子樅陽侯晏猶遣使厚致賻子十八人第四子爲丞
弟七子爲處士餘多登三公者

論曰安以蟠株聳幹之懿陵霜浴雪之奇宜其鬱爲時棟
也而卒放廢以死世或惜之然使安擢穎當塗受寵人主
卽倖免曩秦之酷法亦豈能逃楚人之一炬乎而潛修墳
典遐世佗程味道全真齡比喬晚出其餘緒帝業以興非
早退之故哉乃知小人之所以旤之者卽其所以福之也
悲夫

瀟湘侯傳

瀟湘侯竹懷者夜郎貴冑鄴社粵宗傲骨霜寒清姿玉立

借冠劉氏卜椽高遷徘徊淇澳之野嘯詠雲夢之濱惟荷
簣以孤生不改柯而求仕與銓縣嵇康陳畱阮籍河內向
秀琅邪王戎等爲友七人時時詣之恣林下之游當其合
歡則夾池而舞忽焉零涕則擊石而歌埋頭汲冢之文汎
飲兔園之酒不知兒童之迎拜不聞簫管之喧闐深知者
契其虛心異趣者詆其圓智豫章內史梅頤薦之于朝曰
某品竝南金聲高嶰谷家多青簡腹有朱書德猗猗而有
斐儀娟娟以無駟帝俊巡狩識有舟楫之材穆滿盤游鯢
爲樂池之器是宜登諸左右假以事權必能潤色魚須增
光紫闥與人譟毒爲國塞河也天子允其言拜符節令賜

壽瀟湘侯侯旣以修整得名潔貞釋褐遂上平安之策以
報洗濯之恩夜仰思于桃笙朝竭慮于緹幕將以建渭川
之業興陸海之功會越之處女苦成氏好劍術糾眾畔天
子以侯爲帥討之侯成算在握折筮可驅持蕩節駕篠驂
綦箭彗雪輕甲曜日爆火沸海鼓吹搖山先鋒所摧大勢
如破妖黨瓦解陷澤塗迷如衝風之振籜應時雨之洗兵
苦成氏逃于會稽之穴乃按而禽之露布上聞天子曰吁
國家一日不可無此君也蓋封以筑陽之縣爲采邑焉侯
勲庸旣茂讒構斯生有汝南袁公時爲鈞連守夙與處女
善又蘇臺甘蕉曾被侯彈劾二人蓄憤共媒孽之遂誣奏

曰瀟湘侯某返旆之日志願甚奢匿長房之杖殲子罕之
鎧占竇將軍之青田擬梁孝王之雪苑且其人外雖礫厠
中實虛楊幸賴王靈得立微效遂乃飾稚子以錦綳排主
人而羽仗經四時而不改無一个之能容埃謂德盛降甘
馨和應律枝分葉布私語流謠不加鄧析之刑恐招雉頭
之變天子念其功重致于理俾以侯爵就第侯既黜乃慨
然曰我其從離婁公游乎遂合六十一族之良爲五月十
三日之會登樓市奕抽箭聯詩壓筵龍吟引管鳳叫壑籥
籥之竿以釣水掃鄰鄰之后以披風給勇夫以長槍盼孝
子以冬筍豪情既暢雅性彌幽見者不知爲千戶侯也有

北海松蘿懷刺來訪媵以宜城之綠醞侑以巴郡之紫花
設難獻疑迎刃而解噫曰君侯精悍之色猶見睂間歸落
之才當爲世用何爲棲遲側里淹滯荒郊鬱青士之芳芬
守墨胎之飢餓晁琅玕委于泥土檀欒謝于棟梁也侯曰
蘭之帶細者不任掃絲柔者不堪牽我已投簪來君且扶
筇去山臊之鬼方以我爲焚荆揚之州當以我爲貢後延
熹七年大寒致疾枯膺而薨有司馳聞天子震悼下詔曰
故瀟湘侯某壯歲登朝頻歷顯位建牙南征克平苞蘖婦
女無纍不灑斑淚旄倪即返爭獻篚筐寇靖林於功書箝
府方期絕席于崇班竟乃歸魂于梁甫忽聞溘逝深用壟

傷賜諡曰貞嘉此榮寵地節二年葬于大竹縣之北原子
二人伯條仲萌鳳毛浴日龍種衛雲劍氣弓聲遠流四國
虎韜豹畧能下七籤必能負荷緄縢永保練實者也

論曰世趨繭媚人尚賈諷譏歲蕤爲專橫斥勁剛以峭直
宜乎侯之扶疏不偶遭謗見捐逢涼秋而悲鳴望丰車以
躑躅也然聞簷簷出震見紀易辭子母稱慈聿昭藻頌舍
霜不渝其色負雪不挫其根豈非浮筠之珍粼堅之質哉
彼杜陵元卿延丰求而開徑廣藻與可展鷺絹以續圖慰
藉于寂莫之中鑒賞于塏塵之外侯亦可以臨風一笑也
乎

羅浮仙傳

羅浮之山有仙人焉性耐寒軀幹清瘦高格勝韻嬾與俗
人交有載酒相訪者亦欣然相對久之徵其姓氏自言姓
梅名放兄弟七人居長字一枝爲梅伯之子伯以直諫爲
紂醢遂遜難羅浮山隱焉娶妻九疑萼綠羅郁綠萼有
仙術教之以乾橈漬蔗蜜爲食久之覺玉骨冰肌能祛瘴
霧自饒仙風時人遂呼之爲羅浮仙云一日綠萼絳裙縞
袂偕之朝元至乎都宮有白犬守之不得入遂游巴蜀登
郡侯之官閣有兩婦人高髻大瓊憑軒笑語仙與綠萼循
東壁見墨瀋如新詩題其上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

風有兩般憑仗高樓不吹笛大家畱取倚闌干讀之知其
爲同族尋之忽不見歸來懷思頗切一夕有青衣女子排
戶入贈一雕籃玲瓏可愛語殊狎仙起巡簷笑之青女曰
看君有酸態何能調羹味仙乃至竹外避之青女憤憤去
與葛三滕六結謀思有以中之忽陰風怒號同雲密布大
雪如席蔽蔽下不止青女意甚得朝往瞰之見一枝橫斜
奇香襲人如袁安之高臥也因知有仙骨止不復黜先是
殷高宗渴意求賢欲得仙爲鼎臣顧意雅不欲仕因驛使
薦傳說以自代每當歲莫天寒扶綠萼踞松閒小飲翠鳥
啾嘈月斜參橫戲吟詩遣興綠萼先成詩曰疏影迢迢奈

冷何竹籬茅屋是吾家風來夢斷煙邨遂無處追尋落地
花仙曰卿詩自豔抑何哀怨也遂賡云江南芳訊與誰同
落月黃昏夢又空小調歌殘天欲曉人閒惆悵趙師雄遂
擲筆起無何綠鬢游雲山中毒病如腊以卒仙蓋無聊賴
會越人修禹廟苦無梁匠石言羅浮仙家蓄大材可索之
仙竟遠避不知所終其子免起南陽爲盜賊與白政共爲
暴識者非之孫福官議郎上書攻王鳳挂冠爲吳門市卒
傳者亦以爲仙蓋能世其家風矣

論曰予觀古今餐霞吸露之客皆忠臣孝子爲之也而因
食之人心非鐵石輒欲向空山問徑不亦愼乎余昔游昆

明見滇池上一老翁偃臥須眉甚古問之人皆不知其何來意仙又遁跡于此也

軒雲子傳

天山之中古雪無垠雪蓮如掌往來仙人其下有軒雲子居焉軒雲子生聰慧讀書務博覽輒以意會得解俗儒訓詁勿瞬也後肆志遨遊過西夏覽元昊敗扈之故蹟歷金城睽黃河之勝泊至長安登太嶽見秦川流離之民北望蕭關烽火亘天嘆息者久之其在燕趙也多與豪俠烈士者游嘗登碣石之舊館睇黃金之遺臺慨然噫曰皆無良馬遂使火牛擅奇彼樂毅者獨何爲哉耳其言足以規其

志矣軒雲子貌清臞眉峯聳秀身幹短小而精神奕奕性
岸異與俗多齟齬若遇一二莫逆促鄰聯袂呼酒譔嘯譚
笑生風蓋和易可近人也嘗謂世之小人卽以僥倖敗人
家國事而君子者則又名心太重理障太深不免矮人觀
場由胷無涇渭徒騰口說也下士聞道大笑之獨南山君
以是韙焉

史氏曰自世脂韋之風盛而突梯絜楹者爭貢術以于時
又或指天誓日訂刎頸交往往挾詐相賣蓋俗之弊也久
矣軒雲子以雄才直氣出之故宜其鑿枘也然百川未東
狂瀾已倒則中流砥柱微斯人其誰與歸